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三八回 張公子無心遇妖怪 病鐵槍有意放姦夫

話說假濟公和尚，將張公子拖到天井後面，與妖作怪的過了許久，忽然飛沙走石，只見牆腳下走出一個老者，白鬚過胸，手拿拐杖，近前打一稽首，「濟公」道：「你可是本宅土地嗎？」老者道：「正是。」「濟公」道：「這張欽差家裏，那夜夜拋磚擲瓦的，究屬是個什麼妖精？」老者道：「罪過罪過，小神不敢說他是個妖怪，聽說這位仙家，他同張果老一個師父下山，神通廣大，法術無窮，勿論什麼符法，都管他不到。小神勸師父少管閒事罷！」「濟公」道：「你去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當下老者冉冉而去。張公子這才明白是個本宅土地，心裏也就不大駭怕。「濟公」

打發老者去後，隨即就同張公子走進屋裏坐下，「濟公」道：「適才你聽見土地的話嗎？但據僧人看來，今日真人到此，他便不敢出面鬧事，大約尚還有些吃懼。僧人明晚有三個徒弟到來，你明日收拾一間淨室，裏面搭高臺一座，上設香花燈燭，硃筆黃紙，下設四人座位，明晚預備四桌酒席，還要豐盛一點。」說畢，就起身告辭。張公子道：「師父就請宿歇在這裏罷！」「濟公」道：「不能，一者塵俗之地，宿歇不慣；二者僧人事件甚忙，明日一早，還要到伽藍院說法。你我明晚再會罷。」

隨即就向張公子深深一揖，往外就走。張公子一直送到門外，突然想道：「聖僧且請慢走，假若聖僧走後，妖怪倒又作祟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「濟公」道：「你請放心，包管今夜不得鬧事。」公子又道：「天光暗黑，著名家人打燈相送可好嗎？」

「濟公」道：「不消費心，僧人有三昧真火。」說罷，把手一拱，一搖一擺的走了，公子也轉回屋裏。這日夜分，果然全無動靜。

那轆軸精同張公子別後，依舊走到後園，三個妖精迎上，鼓掌大笑。轆軸精問道：「三位所笑何事？」瓦礫精道：「我等笑的你在酒席上文恭加禮的，倒也虧你裝得出來。」轆軸精道：「俗語說過的：裝龍像龍，裝虎像虎。『要是裝得不像，那可不誤了缸師兄的大事嗎？但我現今又想了一個主意，明晚你們也裝做三個和尚，一同去享用幾日，就說是我的徒弟，幫同去捉妖的，切切不要多嘴，看我行事。」

「那三個妖精聽說便格外歡喜，就此在園中打打鬧鬧的到了天明，這才收了幻身。

一日無語。

到了未晚，張公子便著家人打掃了一間靜室，搭了一座高臺，下麵設了四個座位元，應用的物件皆辦得停停當當。又叫廚房辦了四桌上品的烤席，排在廳上，專候濟公師徒到來。才到大眾點燈的時候，果見看門的家人進來說道：「回稟少爺，外面濟公聖僧已經同了三個小和尚到來，現在外面伺候。」張公子聽說□分歡喜，說了聲：「請！」隨即跟著家人迎接出去，一見「濟公」就說道：「聖僧真個信實。」

說著就讓「濟公」進廳，彼此見禮，三個小和尚也見了禮，分主賓坐下。此回國有小和尚在座，不能因「濟公」一人不吃茶帶累大眾，先叫一聲「看茶」，家人就各人面前泡了一碗好茶。卻然轆軸精出世不曾啖過這些上品的美菜，昨日就足興的吃了一飽，過後便覺口渴，曉得既吃過煙火之食，不能再飲生水，卻又無處吃茶。

到了此刻，卻見送來一碗又香又濃的茶，就同望見甘露一般，也不謙讓，端起碗來一飲而盡。張公子暗道：倒也奇怪，起初濟公不知行禮，此日也會謙讓了；起先從不吃茶，此時也要吃茶了。可見人生一世，千變萬化。

正在果想的時候，只聽「濟公」問道：「昨日囑託收拾淨室，可曾停當嗎？」

張公子道：「皆已照辦停當。」「濟公」道：「且領僧人等去看一看也好。」公子說了聲：「遵命。」起身就領了「濟公」同那三個小和尚一齊繞過海棠軒，就從東邊一月宮門進去，裏面小小的三間書房，這就是張公子秋天讀書的地方，以為此地最為潔淨，所以在此安壇。公子陪著「濟公」進內，四面繞了一轉，但見「濟公」

對那三個小和尚說道：「你看這地勢可好嗎？」小和尚皆齊聲應道：「甚好。」又上臺看了一看，然後退下，仍還廳屋。但見四張桌上開了四席酒，點著蠟燭，各樣菜碗都是熱氣騰騰的，張公子隨即相邀入席。張公子在末席旁邊相陪，可笑把這班妖怪尊敬得同活佛一般。就此杯來盞去吃了一個酒醉肴飽，這才散席。淨面之後，又每人敬過了茶，「濟公」道：「馬上我等就上臺捉妖，請公子吩咐大眾，不許一人暗去偷看；就是公子也請在內室靜候，不可偷看，恐怕有驚貴體。」張公子唯唯聽命。四個妖怪便統統起身，說了一聲「失陪」，一徑出廳而去。

走進淨室，轆軸精道：「眾位師兄師弟，我們大家斟酌斟酌。現今肚皮已吃飽了，但這夜間一點事沒有，白白的坐在這裏，好不難過！算來缸師兄要算是個地主，你應該想個主意，給我們消遣消遣。」瓦礫精見說，便把缸片精拖在旁邊，附耳說了幾句。缸片精道：「說來諸位也有些不大相信，他家只有一位小姐，我也打探過幾次，皆因他牀前有金甲神保護，不得下手。大約這件事體是萬萬辦不來的。」轆軸精聽說笑道：「你這人做事，難怪繞手繞腳，要請人來幫忙。難道他家就是一個小姐是牝的，其餘都是公的，不成？」磚頭精道：「這樣說，想係他上房裏都有神人保護，我們且一同到下房張羅張羅，每人揀他一個，不論婦女，閨女，弄得來消遣消遣也好。」轆軸精道：「倒也使得。但是一者不能把人吸到此地，謹防被人看破；二則我們還要另外變個樣子，此地裝四個替身，才得周密。」瓦礫精道：「在我看來，如遇著有緣的，我們就把他弄到海棠軒裏，那地方倒是甚好。」眾妖商議已定，就拾了四塊磚頭、瓦礫，吹了一口氣，變著四個和尚，做了替身。四妖又搖著一變，變做四個俊俏公子，衣服翩翩的，走到各處下房尋找。不料走到這個房裏也是空空的，走到那個房裏也是空空的。單單走到一處，見窗外露著燈光，四個妖精先用了隱身法進房一看，原來一個三□多歲的婦人，倒也不疤不麻，但她這一身肉殺殺足有三擔，又粗又蠢，一副臉足足有面盆大，敞著胸口，對著燈捉蟲子，一雙腳賽如兩塊措火板。四個妖精看完復行跑出，走至老遠的商議道：「這一個可合式嗎？」缸片精道：「我記得還有多少比他好得多的呢！且留他作本備卷，我們再去找找看，如實係尋找不著，只得俯就些了。」當下四個妖精又四處探望，卻然再也尋不著一個。

你道是什麼原故呢？只因一眾女婢、女僕，都因鬧著妖怪，一個不敢在自家房裏宿歇；這個說我代老太太做伴去，那個說我代小姐做伴去，一個個把些被頭都抱到上房宿歇。但下房裏所留的這一個女胖子，是薦頭行裏才送得來的，他既不曉得這家裏鬧妖怪，家裏又因他初來的人，摸不著心，不便留他住在裏面，所以單單的只他一個住在下房。要論這個婦人，他可是當女媽的來頭？實在並不是的。他父親本是一個屠夫，在鎮江丹徒鎮開了一爿肉店，店中有四五個夥計，皆是梢長大漢。

他□五歲的時節，就是這樣胖法，店中幾個夥計，沒一個同他沒得姦情。可憐他父母連影子都不曉得一點，到了二□歲左右的時節，就央人代他做媒。當地有一個武童，綽號叫做病鐵槍，因何有這個綽號的呢？只因他面黃肌瘦，就同癆病鬼子一樣；但他兩臂力量足有千斤，所以人喊他叫做病鐵槍。這病鐵槍貪戀這胖姑娘沒有弟兄，止此一女，家中又小小有點家當，因此經人撮合，就成了親。後來聽人說得不乾不淨，又便攔住不娶，一直到了三□歲上，這才過門。

須知這位胖姑娘在家中連牀大被鬧笑慣的，嫁了這一個癆病鬼，又兼做功夫的人，不甚貪色，他怎得心滿意足？這年卻逢武考，病鐵槍就上城考試，就這空子，這胖奶奶便把一眾的舊朋友都約得來敘敘舊情。可巧病鐵槍的母親又是一個瞎子，兼且耳背不通，所以毫無忌憚，以為丈夫終場必要到九月初才得回來。這日正午飯過後，病鐵槍弄了個馬箭全無，不曾有得終場，巧巧這時候回家來了。他家這個門又是一個蘆柴門，並沒什麼響聲，人不知鬼不覺的一直跑到裏面，搭眼見牀上睡了無數的人，曉得斷有岔事。心中一想：他現今這麼些人，就是動起手來，若我打贏了，難免沒得失手，那時反轉我遭人命；要是被他們打輸，那是更不上算。不如我且回，不可去的好。打算已定，便高喊道：「你們快些煮二升米飯，我去取了行李，還有人同來吃飯呢！」他一說往外

就走。牀上這些嚇得魂不附體，一溜煙的都驚走了。這位胖奶奶連忙坐起，歎了一口氣，心中想道：他如回來，一定我性命難保。

我不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隨即開了箱子，卷了幾件應穿的衣裳，出了家門，一徑直奔城裏。到得城裏，已是太陽要落，婆兒已走進城了，但城裏那處可以存身？

想了一息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就便遂找了一個薦頭媒行，央他薦個老媽的生意，當晚就在薦頭行過了一宿。到了次日，張欽差家裏恰巧來喊打粗的媽子，薦頭行就將這位胖奶奶送去，因此這日晚間他便一個人住在下房裏面，偏偏遇著妖怪。畢竟這四個妖怪怎樣纏這一個女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行過了一宿。到了次日，張欽差家裏恰巧來喊打粗的媽子，薦頭行就將這位胖奶奶送去，因此這日晚間他便一個人住在下房裏面，偏偏遇著妖怪。畢竟這四個妖怪怎樣纏這一個女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